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青铜之光照耀世界/肖平著,-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

ISBN 7-80705-204-X

I 三... II.肖... III.巴蜀文化-研究 IV.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636 号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经营

总发行人:王 庆

总 策 划:陈大利

三星堆:青铜之光照耀世界

作 者 肖 平

出 品 人 郭 平

图片提供 李 成

责任编辑 郭 平

特约编辑 周力娜

封面设计 周 明

版式设计 **NEAREST·最近**

责任校对 邱 林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 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8 字数 70 千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ISBN 7-80705-204-X/K·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三星堆

青铜之光照耀世界

肖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三星堆

青铜之光照耀世界



肖 平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C[目录] CONTENTS

- 9 第一章 发现篇
三星堆遗址发掘经过
- 31 第二章 探索篇
器物的寓意
- 57 第三章 解密篇
三星堆王国是怎样突然消亡的
- 85 第四章 置疑篇
三星堆文明是外来文明吗
- 109 第五章 拾遗篇
古蜀先民的日常生活



肖平 Xiaoping

1966年生于四川成都,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历史、考古、民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创作。曾供职成都博物馆,现供职成都图书馆。主要作品有《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客家人》《地上成都》《地下成都》《人文成都》《湖广填四川》《成都物语》《东山客家:走近一个桃花源》等。



1986年夏天，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来说，
都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年份。
砖厂工人在三星堆遗址取土时，
意外地发现两个神奇的土坑。

第一章 发现篇

三星堆遗址发掘经过



一个农民与一次伟大的发现

1929年春天，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植物和土壤慢慢从冬天的沉睡中苏醒过来，麦子尚未抽穗，田垅上开满一簇簇野花，春播的季节随着风向的转移悄悄降临了。这一天，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打算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挖一个水坑，



然后用水车把低洼处的水输送到高处灌溉。他们在春天的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肩上扛着锄头，没有褪尽的寒气使他们不时掩紧胸口的衣服。

这是三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不知道今天的劳动会惊醒沉睡数千年之久的古蜀文明。因此，他们还是和平常一样，样子既安详又随意。也许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儿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不久前锄地的过程中还发现过一些零碎陶片。但是，这些信息对于一个农民来讲有什么深意？他们更关心庄稼的收成和年辰的好坏。

燕道诚之子燕青保是三个人中体力最好的，因此他在挖沟时格外卖力，锄头高高地举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去。忽然，他听到“砰”的一响。燕青保感到握着锄柄的虎口和手指被震了一下，很硬，是挖到砖头了么？他改换位置又挖了一下，还是“砰”的一震，这一回他确信下面有什么东西了。他把锄头搁在一边，蹲下身子刨开泥土，动作依旧是慢吞吞的。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砖头，而是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圆圆的，光光的，就像家里的磨盘。不过，这块大石环要比家里的石磨质地好得多，打磨得也十分精细。燕青保觉得奇怪，就叫父亲燕道诚和儿子过来看。他们用手摸了摸，又握住石环的边沿用力一掀。石环动了，下面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



位于三星堆遗址的燕家院子

一时间，祖孙三人都有些惊愕，最后还是燕道诚先定下神来。这位年轻时曾在成都闯荡过一阵子的广汉县农民，毕竟见过一些世面，直觉告诉他今天是“时来运转”挖到宝贝了，说不定除开这坑玉石器，底下还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



1929年燕道诚一家四世同堂的合影。图中戴礼帽者为燕道诚。

哩！燕道诚使了一个眼色，祖孙三人一齐用力把搬开的石环又填了回去，并在上面还覆盖了厚厚一层泥土。三个人几乎是同时直起身来，朝四周望了望。田野里只有和煦的春风和绿油油的庄稼，四周并无人影。燕道诚从挖坑的地方爬上土埂坐了一会儿，他一边吸烟，一边告诫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谁也不许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等到夜深人静时我们再来取宝！看得出，燕道诚紧握烟杆的手指因为激动和紧张而不停地颤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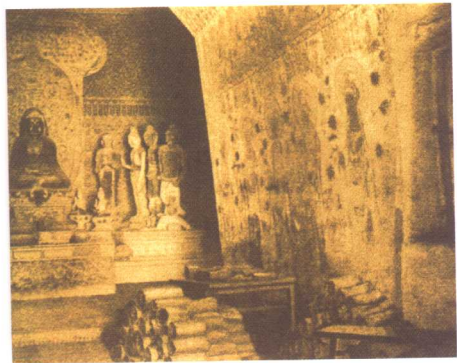
为什么许多举世瞩目的古代文明遗址的发现都是在一次不经意的劳动之间呢？难道，真如古语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令人们想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两者的发现过程简直如出一辙。余秋雨在《道士塔》中这样写道：“1900年5月26日清晨，

A3533/03



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上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身……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翻捡。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从王道士遗留下来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清，他“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

这天晚上，月明星稀，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燕道诚一家五口拿着箩筐、扁担和掘土的工具从家里出来，幸好目的地离家不远，否则再怎么小心翼翼也容易被发现。他们移开



敦煌藏经洞
遗书的发现

坑口的石环，把坑中精美的玉石器一件件取出来。趁着夜深人静，一个人站在高处望风，其余的人把取出的玉石器急急忙忙运回家中。然而直到最后，他们所期望的金银财宝也没有露面，燕道诚略感失望，他搜遍坑中每个角落，仍未发现金银一类“值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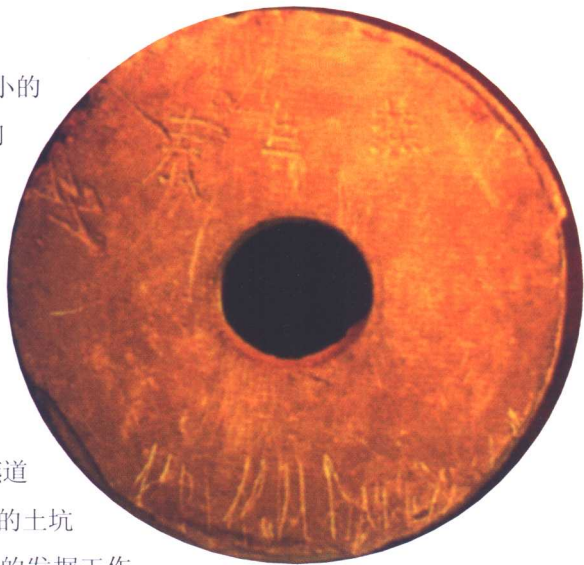
回到家，一家人在灯下仔细检点刚才的收获，有璧、璋、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的半成品共计400余件，堆满了半间屋子。出土物中以石璧最具特色，大

的石璧直径达80厘米，小的直径仅有几厘米。当他们擦拭干净玉器上的泥土时，这些精妙的千年古物在灯下焕发出炫目的光辉。燕道诚一家在兴奋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此后的一两年间，燕道诚又陆续在发现玉石器的土坑附近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发掘工作。

按照他的推测，这坑玉石器的出土绝非偶然，在它附近一定还埋藏着更多、更值钱的东西。因此，他像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农在自己的地里耕种一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发掘，儿子燕青保随时陪伴在他身旁。直到后来，这父子二人因过度的劳累和兴奋而病倒床榻。根据燕青保事后对前来发掘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所讲，他和父亲燕道诚都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九死一生。由此他们认为这是神灵对燕家的惩罚，古人留下的宝藏不是随便可以挖掘的。因此他们停止了进一步掘宝的计划，并把这批意外之财分送给了亲朋邻里，以期“蚀财免灾”。

1956年，蜀中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为探索古蜀文化的踪迹三赴广汉，在燕道诚家住过一段时间。这期间，王先生与年过七旬的燕道诚对榻而眠，秉烛长谈，使燕道诚深受感动，两人竟结为忘年之交。在王先生的感召下，燕道诚一改



三星堆遗址早期出土的大石璧。这件石壁上刻有燕道诚家人的名字。



往日“所有器物均已送人”的说法，颤颤巍巍地把王先生带到月亮湾的田野中间，从一段田埂下挖出了埋藏20多年的最后一批精美玉器，其中包括造型和质地都属上乘的玉琮、玉璜、玉钟和玉磬等，无偿地捐给了国家。这是上世纪20~40年代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广汉玉器”

燕家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内发掘出大批玉器的消息，随着这批器物的被分送而广泛地传播出来。1931年春天，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宜笃得知了这一消息。一天，他在月亮湾一个热闹的农家宅院传播耶稣教义时，听到妇女们关于燕家玉器的闲谈。董宜笃本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1934年葛维汉、
林名均在广汉考
古发掘时留影。





这是乔先生，他们主要为县长罗雨苍负责监督军队护送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

广汉县长罗雨苍

因此回到广汉县城以后，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平时与他过往甚密的当地驻军首领陶旅长。他一边用盖子拨着茶碗里飘浮的茶叶，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希望陶旅长做一些必要的宣传工作，尽快把散失的文物收回来，以便保存下来进行研究。”

陶旅长尽管公务繁忙，仍然在几天后派遣他的属下来到燕道诚家，打算先借几件玉器交给懂行的专家过目。燕道诚当时大病初愈，身体瘦了一圈，人也变得少言寡语，看到当地驻军登门借玉，心里比当初挖到玉时还要紧张。好在陶旅长的属下知情达理，耐心地向燕家宣讲这批玉器的文物价值，燕道诚最后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拿出了珍藏的五件玉器，交给陶旅长的属下带走。陶旅长拿到玉器，粗略地看了看，便把它们移交给传教士董宜笃。董宜笃用一口箱子把这五件玉器装好，匆匆赶往成都，又把它们交给了当时在华西大学任教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葛维汉。葛维汉对中国文物素有研究，他反复地用手摩挲着这批温润的古玉，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一言断定：“这是一批有着重要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古蜀遗物，时代应在商周。”这年6月，葛维汉、董宜笃与华西大学一名摄影师一起，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赶往广汉，在陶旅长的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



了初步的摄影和考察。

尽管月亮湾发现珍贵玉器的消息已在广汉闹得沸沸扬扬,但它真正在成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则是在1935年。这一年,成都著名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从燕家购得四件玉器,把玩之余还觉意犹未尽,又把它写成文章,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这篇名为《古玉考》的文章一面世,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成都众多的古董商都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带着大宗的银元、钞票星夜前往广汉,打探燕道诚的住址,希望从他那儿购得一两件古玉,倒手转卖发一笔大财。“广汉玉器”也随之成为成都古董市场最响亮的名号,甚至有一些得不到“真玉”的古董商,为了牟取暴利,雇佣能工巧匠制作假的“广汉玉器”出售,一时间整个古玩市场呈现一片鱼龙混杂的局面。

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一带的农舍和田间小道上,一批批古董收购商像寻找猎物的狼犬一样来回穿梭,试图用他们灵敏的嗅觉和锐利的双眼捕捉到一点古玉的消息。当地农民也在这些古董商的如簧巧舌蛊惑下,纷纷拿起锄头铁铲,来到燕家发现玉器的地方,在地面掘出一个个犬牙交错的土坑。



三星堆遗址早期
出土的玉琮



三星堆遗址早期
出土的玉琮